

## 美國低息持續 脫鈎難紓通脹

曾淵滄博士 城市大學MBA課程主任

貨幣升值不一定能打擊通脹，只要社會繁榮，人民收入增加，消費能力增加，就會推動通脹。而且，貨幣升值也會引來大量外來的熱錢，外來的熱錢增加了本地貨幣的供應，本地貨幣供應增加，一樣會推高通脹率。當然，當本地貨幣的市值不斷上升，會有助於壓低外來的所謂輸入性通脹，即入口貨品會降價，但是，這必須在貨幣幣值非常大幅度上升之後才能產生效果，而貨幣非常大幅度升值的結果是打沉自己的經濟。

美國聯邦儲備局於4月27日議息後，決定維持聯邦利率不變。即超低利率政策不變。會議後，聯儲局主席伯南克罕有地召開記者會回答記者問題，在記者會上，伯南克說他不知道這種超低利率會維持多久。

### 美國將維持低利率環境

不久前，市場上有一股談論美國可能面對超級通脹威脅的言論，並認為美國需要提早「退市」，提早「加息」，提早停止「QE2」即提早停止再印鈔票……但是，4月27日伯南克會見記者時的言論很明顯地粉碎了這種「預測」。

港元與美元掛鈎，美元走超低利率政策，港元不可能不跟，美國走超低利率政策是為了刺激美國低迷的經濟。伯南克說，寬鬆的貨幣政策可以製造資產價格膨脹，資產價格上升，持有資產者會感覺到自已比過去更富有，於是會增加消費，造成所謂的財富效應，

這有助推動美國的經濟發展與復甦。但是，今日香港經濟繁榮，通脹率高、樓價高，再維持超低利率，只會火上添油。因為港元與美元掛鈎，港元利率就不可能偏高美元，這是很不容易處理的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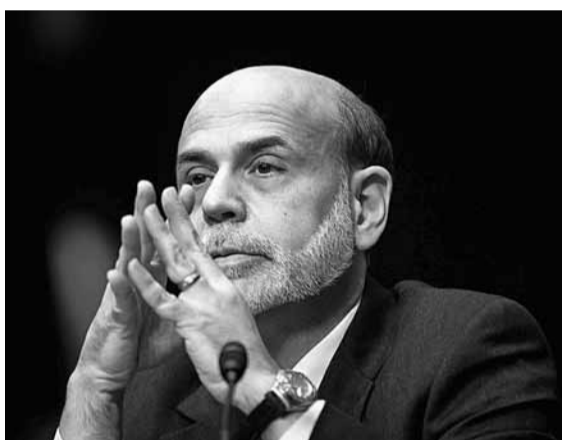
有鑒於此，近一段日子，香港也經常出現呼籲港元與美元脫鈎的言論，論者似乎以為，只要港元與美元一脫鈎，港元一升值，通脹率就會下降，樓價也會下降。

情況會是如此簡單嗎？看來不是！

### 貨幣升值未必可遏通脹

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問題的複雜性。第一個例子是新加坡，近一兩年，新加坡元兌美元、兌港元的匯率急升，兩年前，1新加坡元兌港幣不足5元，如今已超越6元，新加坡元如此大幅度的升值之後，新加坡的通脹率下降了嗎？沒有，新加坡最新的通脹率為5.2%，比香港還高，這說明了貨幣升值不一定能打壓通脹，只要社會繁榮，人民收入增加，消費能力增加，就會推動通脹。而且，貨幣升值也會引來大量外來的熱錢，外來的熱錢增加了本地貨幣的供應，本地貨幣供應增加，一樣會推高通脹率。

當然，當本地貨幣的幣值不斷上升，會有助於壓低外來的所謂輸入性通脹，即入口貨品會降價。但是，這必須在貨幣幣值非常大幅度上升之後才能產生效果，而貨幣非常大幅度升值的結果是打沉自己的經濟。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之間，日圓升值200%，由1美元兌240日圓升至1美元兌80日圓。當年日圓以如此大的幅度升值，的確使到日本長期處於零通脹，甚至通縮，即負通脹率，但是代價沉重，1990年，代表日本股市的日經指數近4萬點，今日則連1萬點也不到。過去20年，日本首相換了一個又一個，平均每位首相的任期僅1年，為什麼？因為日本經濟一沉不起。



美聯儲局4月27日議息後決定維持利率不變。圖為聯儲局主席伯南克。法新社

## 拉登之死與美國的反恐戰略

張敬偉

當奧巴馬期望光榮退出阿富汗而讓世界輿論封口時，拉登之死就派上了用場。即如奧巴馬所言，「擊斃本·拉登是美國反恐行動上的重大成就」，有此成就托底，美國撤軍就自然了。可見，拉登死得實在是時候，既趕在美國撤軍時間表之前，又適逢美國大選開戰的前夜。奧巴馬這回是要好好利用一下死拉登的剩餘價值了。

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5月1日報道，「基地」組織領導人本·拉登已被美國軍方擊斃，美國總統奧巴馬已在白宮宣佈這一消息。

拉登終於死了。這回看來是真！因為屍體已經經過DNA確認。而且，為了預防基地組織的報復，美國業已提升了反恐戒備級別。十年磨一劍，美國兩任總統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反恐戰爭，而且越打越「一地雞毛」，以至於美國在干涉利比亞的戰爭中不敢放開手腳，這些都拜拉登所賜。拉登死了，奧巴馬總統舒了一口氣，也意味著為9·11事件畫上了一個不甚圓滿的句號。

### 為9·11事件畫上不甚圓滿的句號

多年以來，拉登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屍。他一會製造錄音錄像來滋擾美國和西方世界，一會又玩人間蒸發，讓美國不得要領。就在去年6月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帕內塔日承認，自9·11事件以來，美國就沒有得到關於拉登的可靠情報，也不掌握這位基地組織教父級人物的下落。隨後阿富汗的一家新聞社報道，拉登因患有嚴重的腎衰竭已經死亡，並暴露出美國早知拉登死亡；關於拉登的錄像和錄音都是美國人故意炮製的，為的是達到在該地區長期駐軍的目的。

現在好了，輿論強加給美國的陰謀論煙消雲散，似乎還給美國一個清白。但必須指出，事情可能不會那麼簡單，就算拉登真的死了，世界輿論也會給出一個「大約的確死了」的矛盾判斷。懷疑美國，恰如一種時髦，從珍珠港事件到美國登月，從來都沒有消停過，又何況是讓美國人陷入十年反恐戰的拉登呢？縱然全球採信了美國的說法，世界也未必認可奧巴馬所論的「重大成就」——阿富汗局勢依然不穩，反恐形勢依然嚴峻，利比亞之戰恐激發新一輪恐襲風潮。一個拉登死了，只要文明衝突還在，仇恨之火不滅，美國不平安，世界也不安全。還有就是，奧巴馬時代的反恐佈局，是從

伊拉克回撤，着重於阿富汗戰場。就在前年年底，奧巴馬總統決定向阿富汗增兵3萬，同時確定了撤軍時間表——2011年7月。顯然，奧巴馬總統期望阿富汗反恐戰爭有一個階段性成果後迅速解決，以避免重蹈小布什在伊拉克的覆轍。美國期望的階段性成果，一是阿富汗政府順利實現「民主」過渡，而且能夠確保自主安保；二是消滅塔利班武裝和基地組織。只要這兩個目標做到，拉登是死是活已沒有實際意義。

### 奧巴馬反恐戰略面臨艱難抉擇

拉登死了，但前兩個目標依然看不到希望。伴隨著美國撤軍的臨近，美國該怎麼辦？當下的美國不是小布什時代的同仇敵愾，而是經濟危機陰霾依然籠罩，對於干涉戰爭戒慎恐懼，而且奧巴馬面臨連任壓力。在此情境下，奧巴馬的反恐戰略面臨艱難抉擇，若在阿富汗形勢不明朗的情形下如期撤軍，無異於宣佈過去十年的努力成了泡影，給國際社會造成了始亂終棄的不負責任形象。若將阿富汗戰爭進行到底，既非奧巴馬所願，美國也拖不起這場看不到希望的戰爭。

就此而言，拉登的生死其實和美國的反恐戰略息息相關。在奧巴馬亟需清剿塔利班，為美國駐兵阿富汗尋找道義理由時，拉登的「活着」就是奧巴馬「進」的絕佳理由——因為拉登是美國人心目中的「撒旦」，只要拉登還在，美國人就難以擺脫9·11式恐怖夢魘，就能讓厭戰的人閉嘴，就能給奧巴馬總統的反恐戰略紓緩壓力。當奧巴馬期望光榮退出阿富汗而讓世界輿論封口時，拉登之死就派上了用場。即如奧巴馬所言，「擊斃本·拉登是美國反恐行動上的重大成就」，有此成就托底，美國撤軍就自然了。

可見，拉登死得實在是時候，既趕在美國撤軍時間表之前，又適逢美國大選開戰的前夜。奧巴馬這回是要好好利用一下死拉登的剩餘價值了。

## 示威惡霸干擾私人企業應受譴責

馬彥

美孚新邨八期地盤的建樓爭議，是該區居民與發展商祥達發展的私人糾紛，理應以法律途徑解決，這也是法治社會解決爭議的文明行動。但是，約60名美孚新邨居民和「人民力量」成員，日前以祥達發展和新世界地產發展有關係為由，再次到新世界母公司旗下周大福金行搞亂搞事，嚇走無辜顧客，行徑形同黑社會惡霸，所謂抗爭行為越來越過火，繼續下去，將不會得到公眾的同情和認同。

五一期間，不少內地旅客到本港金行選購物品，這批抗議人士，卻趁此時機，帶同橫額、喇叭、鼓、哨子和紙傘金條，在旺角多家周大福分店示威。部分「人民力量」成員更故意堵塞周大福金行入口，大批警員、保安、示威人士和記者又聚集於繁鬧的街道，導致彌敦道水泄不通，對途人造成極大不便，部分途人更與示威者口角，一些正於店內選購金飾的顧客更被示威者的激進行為嚇得即時離開。這些抗議人士行為跡近黑社會，遇事不是以理服人，更不是實事求是的就樓盤問題商議，而是糾眾以私人企業以威嚇、叫罵、譁眾取寵的手段，擅闖店裡搗亂，利用無辜職員和顧客作屏障，逼使對方發展商就範。不管他們是否有道理，但以如此偏激的行徑去恐嚇私人發展商，不講理只講惡，行為令人

相當反感，只會令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。

「誅九族」是封建社會帝皇時代的落後思想，豈料這批抗議人士在文明社會裡有意復辟。他們以誅連思維，認為祥達和新世界關係特殊，所以他們的抗議對象不只祥達，更誅連到新世界以及風馬牛不相及的周大福金行。在情理都說不過去。可憐金行職員如臨大敵，在業務繁忙的五一黃金週裡，要被迫放下其他工作嚴加防範，顧客則不知就裡，無端「嚇餐飽」。新世界業務眾多，包括電話、巴士、酒店、商場等，抗議人士是否也要一一到場搗亂？這樣私人企業還如何經營？對市民造成不便又誰人負責？這些示威者必須作出交待。

雖然示威者認為他們沒有能力抗衡發展商，才致使他們逼於無奈以極端手法為自己「增權」，然而這種「增權」手法是借用無辜群眾的驚恐、造成社會不安、阻擾私人企業的運作來實現的，這就顯得不公不義，不會得到公眾同情和支持。若不停止，他們最後只會走向歪路，離社會主流價值越來越遠。況且，「人民力量」等聲稱反「地產霸權」，貌似要爭取社會公義，但行徑不過是另類民粹惡霸，煽動憤青衝擊社會秩序，他們才是搗亂社會的霸權。

## 從伏爾泰的一句「名言」談起

鄭若麟 資深傳媒人

「我不同意你的說法，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！」據說是伏爾泰的「名言」。這句話流傳如此之廣，甚至在伏爾泰的祖國法國也被奉為「至理名言」！正是在這句「名言」的掩飾下，法國近年來一些離經叛道的話，一些驚世駭俗的話，特別是一些排外、仇外、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話，都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，在電視、電台、講座、沙龍、報刊上風行無阻。似乎「誓死捍衛說話權利」的旗號下，一切都可以被允許；言論享有「絕對自由」的權利。然而這只是一種「幻覺」而已。絕對自由的言論是不存在的，也不應該存在，正如伏爾泰的這句「名言」亦僅僅是一個誤傳而已！伏爾泰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，甚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思想。

### 伏爾泰名言成極端言論「擋箭牌」

法國最近之所以出現對伏爾泰的質疑，是因為這句「名言」近來成為法國許多極右言論，特別是排外、仇外、種族主義等言論的擋箭牌。一些過去不能說的話，今天卻在這句「名言」的掩飾下紛紛出籠，衝擊並影響着法國社會向極右方向急轉。如著名電視記者艾利克·齊姆爾最近就公開表示一個企業主「有權」讓職業介紹所不要推薦黑人和阿拉伯人。好幾家人權組織聯名起訴齊姆爾「種族歧視」。齊姆爾的「粉絲」們正是以伏爾泰的這句「名言」來為其辯護。巴黎極右翼國民陣線新任主席瑪麗娜·勒龐（前主席讓-瑪麗·勒龐的女兒）就是在這種思潮的簇擁下，在民意測驗中得分節節高升，甚至大大超越現任總統薩科齊……正是這股思潮引起的政治動向，導致法國對「絕對言論自由」的反思甚至「反動」，並連帶出現對伏爾泰這句「名言」起源的追究、質疑和否定。

最新的導火索，就是剛剛出版並引起廣泛爭議一本僅三十來頁的小書：《勒龐萬歲》，作者是「記者無國界組織」前主席羅貝爾·梅納爾。此書已經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。梅納爾應邀到各大媒體，都會引發一場激烈的爭論。在法國France Inter電台與主持人帕斯卡爾·巴斯卡、在法國收視率相當高的有線四台「大報」專題節目中與政論家讓·米歇爾、阿帕蒂等，梅納爾都與之產生尖銳的詞語交鋒。特別是後者，阿帕蒂與梅納爾的「對辯」是這一爭論最為典型的縮影。

阿帕蒂評論這本書時說，你這本書用《勒龐萬歲》為題目就是為了爭奪眼球，你其實並不支持極右政黨國民陣線主席勒龐，而是認為「極右

派思想在法國政治辯論中應該有存在的理由」，也就是說，不管極右翼說什麼垃圾，都有權表達出來。「這使我想起與國民陣線一名成員讓·伊夫·勒加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次談話。勒加魯當時手中揮舞着一枝筆，畫了一張奧斯維辛集中營煤氣爐的圖解，聲稱煤氣爐殺人是不可能的，因此二戰中數百萬猶太人被毒死也是不可能的。對這種令人極其厭惡的言論，我要高呼：『蓋索法萬歲！』」

### 言論自由是受到法律約束

梅納爾則反駁說，除了主張暴力和煽動對個人的仇恨外，任何事物都有權被表達、被說出來、被發表出來。歷史應該由歷史學家來討論和論證，而不是由法律來界定。也就是說，在梅納爾看來，「誓死捍衛說話權利」甚至超越了法律本身，難怪巴斯卡質問梅納爾「是否還要否定法律」。『誓死捍衛說話權利』的「名言」，關鍵恰恰在於將言論自由絕對化。實際上言論自由在世界各國都是有界線的，這個界線就是法律。在法國有阿帕蒂所提到的《蓋索法》，此外還有《亞美尼亞種族屠殺法》以及《布雷凡納法》，這些法律都是對「言論自由」的一種法律限制。齊姆爾的話最後被判有罪，根據就是這些法律。如果沒有這些法律對言論自由的界定，那麼這個世界很快就會變成種族仇視和衝突的場所。甚至就是「伏爾泰分子」也承認，言論自由不包括「主張暴力和煽動對個人的仇恨」的自由。問題是，以言論自由為由攻擊另一個種族、另一種文化以及所有與自己不同的文明，難道就是應該容忍的嗎？由此可見，絕對的言論自由是不存在的，也不應該存在。你甚至可以用批評法律本身，甚至可以認為這是「惡法」。但當法律仍然有效時，你的言論卻不能違反法律。任何人言論一旦違法，法律就必將制裁。任何國家都無例外。

事實上，伏爾泰本人也從來沒有「誓死捍衛」過他人的發言權利。法國研究伏爾泰的專家們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。伏爾泰非常討厭巴黎《文學年代》刊物創始人艾利·弗雷雷。此君文字尖刻，常常攻擊當時的文學家和哲學家。伏爾泰對其一直難以忍受，甚至專門寫了一篇諷刺劇來挖苦他。該劇如此之刻薄，以至於前來觀劇的弗雷雷夫人當場被氣暈。伏爾泰的朋友們最終動用他們在政府的關係，多方攻擊弗雷雷，甚至一度將其投入巴士底監獄。最後弗雷雷的老闆、伏爾泰的朋友拉莫永·馬雷謝爾伯決定解僱弗雷雷並讓《文學年代》停刊，伏爾泰這時卻並沒有「誓死捍衛」弗雷雷說話的權利……

## 搞窮香港拖住中國是美國戰略

蕭何

在全球經濟為抗衰退而出盡渾身解數的時候，美國的經濟增長只有2.5%左右，今年第二季度中國的經濟增長即達到9.6%。這是一個經濟速度的巨大反差，美國害怕中國趕上來，2020年經濟體積超過美國，為了保住世界經濟一哥的地位，正在施展詭計，全力遏制中國崛起。

### 反對派全面配合西方遏華戰略

在3月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國會外交委員會發表了「美國誓要和中國競爭，不讓中國追趕」的講話後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官員，四出向香港的反對派和右派傳媒進行吹風，要求他們注意希拉里講話的要點，予以配合。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，《蘋果日報》不斷在港鼓吹暴力鬥爭，為黃毓民和社民連針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街頭暴力美化叫好；反對派政黨也大搞「紫荊花革命」，每個星期日都發動遊行示威，以為「變天」的時機到了。與此同時，反對派又狙擊財政預算案，搞什麼「全民保障計劃」，公民黨大狀則出擊阻撓港珠澳大橋動工，通過司法覆核推翻評環報告，狙擊基建工程。

在美國量化寬鬆的政策下，美國的金融策略是向亞洲輸出通貨膨脹，阻礙亞洲特別是中國的經濟發展。基建工程如果推遲一年上馬，建築成本就會上升30-40%，港珠澳大橋若遲一年開工，建造費用將會增加一百多億元。至於交通津貼，最低工資通過後，反對派議員又獅子大開口要求增加更多的福利和補貼，香港縱有金山銀山，在這種無止境的需索下，也必被搞垮，而且也製造了社會更大的分化，「搞窮香港、拖住中國」更是美國阻延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部署。

具體地說，搞窮香港，可讓中國背上更大的包袱，若放生香港，則香港可以為中國的發展建設多作貢獻，若香港參與第十二個五年規劃，兩地經濟融合，中國和香港經濟雙雙起飛，中國的實力就如虎添翼。所以，反對派開始製造輿論，誣毀香港「被規劃」，其最終目標是狙擊香港的新產業起飛。

### 李怡是一個漢奸人辦

花光香港儲備、阻撓跨境基建、趕走投資、混淆是非，就是某些漢奸文人全力以赴的事業。他們的特徵是站在美國的立場和利益上，為金主發聲、美國的利益需要搞什麼，他們就幹什麼，吹什麼。李怡是一個漢奸人辦，美國逼人民幣升值，他就說中國控制匯率，居心叵測不公義；中國地震災害，世界各地僑胞踴躍捐輸，他就散播「天譴論」，要各國不要人道支援中國，不不同情災民，讓中國給災難和窮困拖死。為了阻攔各國的資金進入中國，他就不停抹黑中國的投資環境，說中國是「劣質社會」。中國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下進行建設，速度特別快，他就配合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，為美國的人權外交充當爛頭卒，為劉曉波、艾未未這樣的所謂「民運分子」興風作浪，夢想在中國搞「茉莉花革命」，製造動亂，企圖配合美國隨後而動的軍事詭詐，扼殺中國的經濟建設。

美國出於戰略的利益，要控制非洲和中東，把中國從非洲排擠出去，阻止中國與非洲國家經濟合作和物資交流；美國先在突尼斯、埃及、利比亞掀起「革命」，接着，美國企業選擇在香港進行訴訟，企圖扣押中企在非洲投資的金錢和財產，嚇唬中資不致到非洲投資。李怡立即為美國的戰略部署奔走呼號，製造輿論，影響訴訟。美國人圍堵孤立中國，說中國不好，李怡立即羅織材料，歪理連篇，全力給中國抹黑，不只是中國不好，連中國老祖宗幾千年留下來的好文化也一樣不好，中國人的基因根本也有問題，做中國人完全沒有希望。只有頭腦換上了美國人的價值觀念、政制觀念、強盜觀念、森林弱肉強食觀念，崇拜美國的文化和制度，中國人經過洗腦之後變成美國人之如，這也算是「優質社會」，才有前途。

文化僱傭兵的職責就是美國的先頭部隊，美國沒有對中國動武之說，就先為中國人洗腦，以利迎接美國霸權的來臨。